

【理论探讨】

《妇科易知》用药特色及规律探析

黄淑媛,雷磊[△]

(湖南中医药大学,长沙 410006)

摘要:《妇科易知》是一部治疗妇产科疾病的专著,对妇产科疾病用药方式有其独到的见解,且论述简要,深入浅出,为后世的临床用药奠定了基础。通过精读本书,笔者认为该书作者在治疗妇产科疾病时尤为注重气血,故在处方用药中培补气血以四物汤为首,并在此基础上善用穿山甲、鹿茸等血肉有情之品;在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下,注重内外合治之法,还顾及疾病的转归与预后,在疾病后期以丸药调之以达痊愈之效;在服药上也多有讲究,如以姜汁、米汤送服等,本文就此在其用药特色及规律上进行了初步探讨。

关键词:《妇科易知》;用药特色;妇产科疾病

中图分类号:R271.1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006-3250(2019)08-1036-02

《妇科易知》^[1]为《医学易知》丛书之一,该丛书并无作者个人署名,1919~1920年由中华书局编辑,1927~1939年改题为文明书局刊行。《妇科易知》从调经、种子、胎前、产后、杂病5个方面论述了149证260余方。本书效法明代医家万密斋的学术思想,不离“易知”宗旨,文字朴实无华,语言简练,深入浅出,易读易记,故就作者的用药特色及其规律进行初步探讨。

1 培补气血以四物汤为首

人体以脏腑、经络为本,气血为用。在生理上,女子有着月经、带下、胎孕与孕育等特点,而气血是行经、养胎、哺乳的物质基础,也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,女子的经胎产乳无不以血为本,以气为用。《圣济总录》云“血为荣,气为卫……内之五脏六腑,外之百骸九窍,莫不假此以养。妇人纯阴,以血为本,以气为用,在上为乳饮,在下为月事。”若妇女气血调畅则五脏安和,经孕正常,因此调补气血成为治疗妇产科疾病的重要原则之一。书中作者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注重时时顾护气血,并以四物汤为基础进行处方用药。四物汤药方最早记载出现于唐·蔺道人所著《仙授理伤续断秘方》中,而现今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药方则是取自《太平惠民合剂局方》。此书也是首次记载了将四物汤用于妇产科疾病的治疗。四物汤是补血的常用方,也是调经的基本方,被后世医家称为“妇科第一方”“血证立法”“调理一切血证是其所长”及“妇女之圣药”等。在《卫生家宝产科备要·产后方》《医方考·调经用四物汤》《济阴纲目·调经门》等医学书籍中均对其有

记载及评说。而《妇科易知·调经病篇·经行或多或少》云:“瘦人经水来少者,则其气血虚少也,用四物加入参汤。凡经水来太多者,不问肥瘦皆属热也,用四物加芩连汤。”故在《妇科易知·胎前·孕妇口渴》《妇科易知·胎前·保产诸方》中均有不同的使用及论述。纵观全书,四物汤的使用随处可见,尤其在虚证及虚实夹杂证中的使用更为常见,并根据在气在血和虚实寒热偏重对其进行加减运用,反映了本书作者对调理气血用以治疗妇产科疾病的重视程度。

2 善用血肉有情之品

血肉有情之品是中医对具有滋补强壮、填精益血作用动物药(以脊椎动物、有血动物为主)的统称,其应用历史悠久,使用范围较为广泛。春秋战国时期,中医始有运用动物药的明确文献记载。先秦时期的中医学奠基之作《黄帝内经》记载了鸡屎、乌贼骨、豕膏、鲍鱼、雀卵等动物药。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收录了兽、禽、鱼、虫等动物药100余种,其中具有补益作用的有羊肉、牛乳、鹿角、乌雄(雌)鸡、鸡卵、雀卵等。东汉时期的中医学奠基之作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收录了动物药67种,如阿胶、鹿茸、牛黄、海蛤、露蜂房、蛇蛻等。在《妇科易知·调经篇·经行或前或后》中有使用乌鸡丸,并在后文病症中多处使用,以针对疾病的预后;在《妇科易知·调经篇·经来狂言如见鬼神》中使用猪心,在《妇科易知·胎前篇·孕妇腰痛》中使用猪腰,并在处方中常用阿胶、穿山甲及鹿茸之品等。血肉有情之品的使用体现了中医“取象比类”的思想,即“以骨补骨”“有形配有形”“以髓补髓”。血肉有情之品在补益药中有着重要地位,现代妇科临床中对龟板、鳖甲、阿胶及紫河车等药材的使用较为广泛,并有着良好的临床效果^[2]。

3 注重内外合治之法

外治法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,在

作者简介:黄淑媛(1993-),女,湖南娄底人,在读硕士研究生,从事妇科内分泌疾病的中医药临床与研究。

△通讯作者:雷磊(1963-),男,安徽桐城人,主任医师,教授,医学博士,博士研究生导师,从事妇科内分泌疾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与研究, Tel: 13874804056, E-mail: leilei1398@qq.com。

《金匱要略》中有使用“狼牙汤洗之”“温阴中坐药蛇床子散”等多种外治法的记载。《妇科易知·种子篇·种子诸方》有“丁公仙枕方”研为细末绢袋之,装入槐木枕中;又有“四奇种子丸,每于经净七日之内,先放一丸入阴户内”等。现妇科临床常用的外治法有外阴熏洗、阴道冲洗、阴道纳药及导肠之法等。无论是月经病、带下病还是外阴性疾病,内服配合外治之法治疗疾病可大大提高其疗效,这也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,强调局部外治与全身调治相结合的原则,突出辨证论治。

4 疾病后期以丸药和调之

丸药与汤剂比较,具有吸收较慢、药效持久、便于服用及携带方便等特点,常用于治疗慢性、虚弱性疾病。张仲景在治疗虚劳病时使用薯蓣丸,并注明“空腹酒服一丸,一百丸为剂”。在本书中作者对于伴有血热性疾病的常用三补丸进行预后;对于伴有冲任损伤及肾虚血枯、血少、血闭之症者,常服地黄丸预后;对于伴有痰湿者常用苍沙丸预后等。纵观全书,作者对于丸药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,与汤剂配合使用,体现其“急者治其标,缓者治其本”的思想。

5 服药之法有讲究

在中医的处方用药中,药物的服用之法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,不同的服药方式会使药物产生不同的药效,甚至将影响整个疾病的治疗效果。本书作者以细致的眼光洞察到这一点,根据其不同的疾病证型选用不同的服药方法,如以米汤送服、以酒调服、以姜汁服等各种不同的方式。张仲景在使用桂枝汤时就有药后啜粥、温覆微汗、见效停药、不效继进、药后禁忌等措施以助药力,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最佳效果。孙思邈则提倡因病因药因人而异,从而采用不同的服药方法,并列有服药法专篇,足以证明其对此的推崇。

5.1 调补脾胃用药助以米汤送服

脾胃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李东垣^[3]提出“内伤脾胃,百病由生”,因此调补脾胃在疾病的治疗中有着重要的作用。本书作者既喜用白术、台参、陈皮等甘温之品调补脾胃,又擅于配合使用米汤送服。如在《妇科易知·调经病篇·经过期后行》中就指出“如素多痰者,责其脾胃虚损,气血失养也,用参术大补丸……共为末,薄荷包米煮饭为丸,米汤下。”在《妇科易知·数月而经一行》中使用米泔水浸苍术的炮制之法等。据《中药大辞典》^[4]记载,粳米具有补中益气、健脾和胃、除烦渴、止泻痢的作用。《圣济总录》云“治受胎未足,初生无皮,色赤,但有红筋:早白米粉扑之。”《伤寒论》中白虎汤、桃花汤、竹叶石膏汤等多个处方中均运用粳米,体现了使用粳米的重要意义。

5.2 调达气血以酒助之

酒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,人们对它的使用也是相当的早,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使用的记载。其能通血脉、行药势,是炮制药物常用的辅料之一。《妇科易知·调经病篇·经来结成一块如皂角一条》云“痛不可忍,不思饮食,此血滞也。用元胡四钱,发灰三钱,右共为末,酒调送下。服至半月,其块自消。”酒在此方中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延胡索、血余炭的活血行气止痛之功。张仲景也对酒的使用颇有研究,如在治疗妇人腹中血气刺痛中使用“红兰花酒”,在治疗胸痹胸痛中使用“栝楼薤白白酒汤”。酒在现代临床中仍有使用,尤其在气滞血瘀等疾病证型中使用得更为广泛。

5.3 以姜汁送服

姜汁具有养血行血、化痰散饮、开胃止呕、温通止痛、解毒和药、舒筋活络、降火止血等不同的治疗效果。就《丹溪治法心要》中对于姜汁的使用可见50多处,涉及各科30多种疾病,其对于姜汁的使用范围之广之活远非他医可比。本文作者也继承了朱丹溪的学术思想,对姜汁的使用有其独到见解且灵活多变。如在《妇科易知·调经篇·数月而经一行》中“肥人则其多痰,兼气血虚,用六君子加苍莎导痰丸……生姜自然汁浸面饼为丸,淡姜汤下。”《妇科易知·调经篇·经来淡色》中右姜、枣引水煎服。虽然作者均未写明其使用剂量,但从前者的叙述中看出,先用姜汁浸的痰湿之证使用姜汁的剂量更大。《丹溪心法》中提倡姜汁的使用“寒证宜大,多以姜汁混入药汤中饮服;痰证也宜大,取其辛窜豁痰之功;热证宜小,恐其温而助火;虚证也宜小,取其温通心肺,量大恐其耗散正气”。本书对于姜汁的使用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,并进行了灵活的加减使用。

6 香附之妙用

香附为莎草科植物莎草 *Cyperus rotundus* L. 的干燥根茎。中医认为香附味辛、微苦、微甘、气平,归肝、脾及三焦经,具有疏肝解郁、理气宽中、调经止痛的功效。其入药最早见于《名医别录》,是一种常用中药,并称其为疏肝解郁、妇科调经之要药,《本草纲目》称其为“气病之总司,女科之主帅”。本书大量使用香附并有着不同的炮制方式,如使用童便及醋炒、浸或制香附等,并把净香附一斤用童便、酒、盐水、醋各浸3d、焙研,与乌药八两共为末,醋糊为丸,制为四制香附丸,并称其为妇人常用之要药。中药炮制具有增效、减毒、改性能、改性状、纯净、便用等作用。历代医家对于香附的炮制之法都有所继承与发展,尤以明代为甚,在辅料制作方面增加较多,创用了姜汁炒、酒醋盐姜四制合炒,并在四制基础上加童便、人乳、青盐创立了七制香附等,大大提高了制品的质量,增加了疗效。这些炮制方法经过长期的

(下转第1065页)

到其“儒”的身份。如明·徐春甫虽为太医,但为他的书作序的官员莫不以儒相称。仿佛以“儒”之名,便能使医者跨越医家与士人间的社会鸿沟。医道与儒道合流,且医者必须通兼儒术,方能成为“明医”。“儒”与“医”合流的前提在于社会上开始有像沈常一类仕途不得意,或无法考上科举而必须另谋生路的人,另外则在于文本知识容易获得。上述沈常的故事约当宋仁宗之时,仁宗以儒者校订医书,为儒者介入医学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。当时参与校书的孙兆便谓:三代而下,文物之盛者,必曰西汉,止以待医李柱国较方技,亦未尝命儒臣也。“历代名士中博学多才者众多,于医道一脉也颇多涉猎”^[11]。现代的校书学者常称赞汉代校书时的专业分工,这可能也是校官书的常态。但宋代校书的儒臣们却打破专业分工,专以儒臣校书乃宋之创举。他们因此不断在所校的医书序中提到“国家诏儒臣,校正医书”,并自比为辅圣之伊尹、岐伯,抢救因文本散亡而沉坠的医学。“虽大圣人之(即神农、黄帝)有意于拯民之瘼,必待贤明博通之臣,或为之先,或为之后。然后圣人之所为,得行于永久也。”这些儒臣校书仰赖的不是医学的专业知识,而是文本知识。“臣承命,以其书方证之重者,删去以从其简;经书之异者,注解以著其详,鲁鱼豕亥,焕然明白。”他们以校正一般书籍的方法校勘医书,并转化研读书籍而得的文本知识至整理和刊刻医学文本。元代以后由于科举入仕越来越难,或由于政局之变迁,引转化文本知识入医的士人渐多,为儒医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。社会上虽确实有以儒而从医者,但也因医者与社会地位较高的儒者比附,使儒医成为社会声望的象征,而成为儒医的关键则在于掌握文本知识。

4 儒医文化的时代思辨与前瞻

儒医理念的文化源流预设着从一般的文本知识尤其是儒书入手,进而研读医籍,不仅使医者得识病证,还能深入论理;因着书本的涵育,使医者沉浸于书中的各种道德规范,如轻财、孝顺等,而非只是唯利是图的医工。因此儒医不仅意涵着因穷理而技艺高深,同时也意味着医者的“儒行”。儒医缺乏一定的制度仪式来确定成员的身份,因此所谓的儒医并

没有固定的疆界,而是在“社会声望的标签”和“具体的社会群体”之间摆荡。“伴随医学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迁,儒医一词也发生了语义的转化和泛化”^[12]。儒医以定义自己和医学正典间的关系来建立医家的道统,并藉以垄断医疗知识和伦理价值来写作医史,他们肯定医学谱系和医疗的伦理价值以区隔医学社群中的其他成员。儒医之称同时垄断了技术和伦理价值,成为医学社群中的“儒”者,文本知识因此成为医者社群中相互区隔、定位的手段。然而并非只有儒者能单向渗透医者的边界,其他医者亦能因掌握文本知识,声称自己儒医的地位。儒医成为医家社群中精英医者的称谓,自称或他人所传称的精英医者也群聚在儒医的标签之下。因此在两宋之际,许多世医成为儒医的中坚,甚至儒医在16世纪前也与医官世家紧紧相系。这种医者范畴混淆的现象,正是儒医象征性远过于实指的表征。作为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工作者,秉持优秀传统文化理念,并综合运用中医学、历史学等跨学科整合方法来解读儒医的文脉生态源流,这对于追本溯源、创新理论和指导实践大有裨益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高峰.以清代蜀中儒医刘福庆、刘莹为例论儒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[J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18,24(2):197-198.
- [2] 张杲.医说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4:254.
- [3] 于立政.类林研究[M].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1993:9.
- [4] 李昉.太平御览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:2.
- [5] 孙新红.新仁学视域下的儒医新论[J].孔子研究,2017(4):143-151.
- [6] 马伯英.中国医学文化史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4:5.
- [7] 贺圣达.从文化角度审视儒医的价值观[J].医古文知识,2000,17(2):3-5.
- [8] 李廉.医史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:10.
- [9] 顾云湘,李文彦.儒医文化对培育当代中医学子人文素养之思考[J].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4,28(5):84-87.
- [10] 吴琦.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——以史家、儒医、讼师为中心的考察[J].学习与探索,2012(7):142-146.
- [11] 于浩,杨柱.浅析“儒医”现象的类型及成因[J].河南师范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2009,36(6):23-26.
- [12] 金慧,易琳琳,戈文鲁.论“儒医”的三重境界及其启示[J].医学与哲学,2015,36(6):39-42.

收稿日期:2019-02-23

(上接第1037页)

经验筛选,香附沿用至今的炮制方法主要有炒制、醋制、酒制、姜制、酒醋盐姜四制等,以醋制香附最为常见^[5]。不同的炮制方式使其产生不同的临床效果,如治疗肝郁气滞类病变常用醋香附,寒疝腹痛常用酒香附,停痰宿饮常用姜香附等。《本草蒙筌》中言“入盐走肾脏,用醋注肝经”,正是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引药归经。本文作者也深知这一特点,故根据不同的病情采用不同炮制之法的香附。

总之,《妇科易知》反映了作者对于妇科疾病的

证治经验及独到见解,其处方用药细致精炼,集医家之大成,对中医妇产科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佚名.妇科易知[M].郭连川,郭庆贺,校对.上海:文明书局,1936.
- [2] 吴嘉瑞,冬玲,张冰.中药“血肉有情之品”概念与临床应用探讨[J].中国执业药师,2012,9(7):30-31.
- [3] 李东垣.脾胃论[M].长沙: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4:26.
- [4] 江苏新医学院编.中药大辞典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6:1997.
- [5] 赵高潮.香附的炮制及临床运用浅析[J].陕西中医,2010,31(11):1533-1534.

收稿日期:2019-02-19